



柞伯簋

□本报记者 李科学/文
禹舸/图

应国墓地南区的最南端，有一处被当地群众称为“义学”的地方。1993年，附近一座墓穴中出土了一件造型奇特、前所未见的青铜器，内部还铸有长篇铭文。无论是形制还是铭文，它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因铭文中的作器者称“柞伯”，这件青铜器被称为“柞伯簋”。

研究发现，柞伯是西周时期胙国人，胙国在今河南延津县。这样一件珍贵的铜器，如何能跨越两百多公里，被埋葬在应国公室一位高级官员的墓地中？是战利品，还是一件礼物？

最早的体育奖杯 柞伯簋

“快来看，这像不像一座奖杯？”5月26日上午，在平顶山博物馆“应国印象”展厅，一位女士的惊呼引起了朋友们的注意。大家簇拥过来：“大肚子、喇叭口，还有底座，真像！”“不过，看上面的花纹，比现在的奖杯精致多了！”“西周时候就有奖杯了？莫非是穿越过去的？”

“这确实是一场体育赛事后的奖品，本身就是一件纪念品。”平顶山博物馆馆员巩锴说，柞伯簋原物现藏于河南博物院，平顶山博物馆内存放的是一件仿制品，但仍对原品进行了完美的复刻。相比两周时代的其他青铜器，柞伯簋无疑是个另类：圆形敞口，斜方唇，短颈内束，浅腹外鼓且向下倾垂，腹部一对龙首形耳，浅圈足内附接一喇叭形支座。

“它的簋体和支座锈色迥然不同，显然是二次浇铸接成一体。”平顶山博物馆研究馆员娄金山说，铜簋圈足内嵌铸喇叭形支座，借以举高簋体，类似双重足设计，器型非常独特；表面的夔龙纹和兽面纹也绚丽纤细，生动活泼，精美之极。

“柞伯簋造型别致，独具匠心，在目前发现的商周铜簋中绝无仅有，颇具艺术观赏价值。”娄金山说，簋内铭文更是一篇优秀的记叙文，仅用74字就记载了周康王在都城镐京举行“大射礼”的全过程。

根据文献记载，每年定期举行的大射礼与乡射礼大都在春秋两季举行。柞伯簋铭文记述了大射礼举行的时间、地点、参加人员、事件经过和结局，层次分明，条理清晰，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礼尚往来的友好邦交 应国印象

常亲近的血缘关系。两国之间的来往其实也可以视作堂兄弟之间互相串门。”巩锴说，因此，两国之间关系为何如此密切也就不难理解了。柞伯能对自己来说如此重要的簋作为礼物送给应国贵族，无疑表明两人曾有过亲密的交往，也体现出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友好邦交。

差点错失的宝贝 匚盃

其实，在柞伯簋之前，还有一件杰出的艺术品——青铜匚盃出自应国墓地。它现藏于河南博物院第三展厅，平顶山博物馆有一件仿制品。

它的整体造型仿自鸿雁，巧夺天工。令人诧异的是，这样一件艺术品，居然出自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型墓葬。

“这是青铜器还是玉器？”5月26日，在平顶山博物馆参观的一位市民生出这样的疑问。

虽是仿制品，但存放于平顶山博物馆的匚盃和原器一样，线条流畅圆润，表面光滑如玉，微微发亮，和摆放在附近均呈绿色、遍布锈迹的青铜器迥然不同。

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研究馆员王龙正在《古应国访问记》一书中的记载，1988年，这件青铜匚盃出土时，就因其表面没有锈蚀，光洁明亮，而被现场挖掘的民工误认为是玉器。如果不是王龙正坚持，匚盃甚至可能会遗失。

根据记载，一天刚下过雨，王龙正到滎阳岭各砖窑厂进行常规检查，在路西断崖上发现一处战国晚期的空心砖墓室。发掘清理完这座墓室，他注意到墓室西壁的土有异样——战国墓斜下方还有一座小型竖穴土坑墓，长度仅3.1米，宽1.5米。由于小型墓穴的填土是褐色胶泥土，坚硬异常，两个农民工忙了四五天才挖了一米多深。多数人对

这座墓穴不抱期望，认为随葬品最多是一两件小陶器，干脆放弃了，但王龙正坚持挖到底。

11月7日傍晚，王龙正清理另一座墓穴时，工人突然跑来说小墓穴出了一件玉器。他赶到现场一看，是一件光洁明亮的铜器。经清理，这是一件仿大雁形状的铜盃，造型精妙绝伦。器盖内有40余字的铭文，整器通体几乎没有锈蚀——国宝级的匚盃就这样面世了，简直是个奇迹。

“为什么它表面这么光洁，不像普通的青铜器一样满是锈蚀？”面对参观市民的疑问，娄金山分析说，器物的保存和水分、土壤的酸碱程度等都有关。“应国墓地此前发现的铜器大部分都在水里泡着，锈蚀较为严重。而匚盃所在的墓室中没有水，是直接出土的，所以没有锈蚀。在以往的考古过程中，像三门峡、洛阳等地的铜器因土质原因，出土时都很新，没有受到腐蚀。”

“匚盃是一件当之无愧的杰出艺术品。”娄金山说，它的雁颈曲而上扬，昂首前视双目圆睁，扁嘴微张，为盃流。雁尾部有一个作卷身上扬的龙首形螭手。盖边缘的环形钮和雁尾的一尊圆雕铜人俑相连。人俑上身裸露，下穿十褶裙，面容消瘦，五官清秀，头顶高绾发髻，发丝细密。人俑双手抱住器盖上的环形钮，双脚之间有横梁，与雁尾上浮雕牛头饰顶端的环钮相衔接。整件铜器构思精妙，匠心独运。

一部中国早期的外交史

“盃是用来盛酒或水的器具，这件匚盃为何独独是雁形？”另有参观市民问。

娄金山解释说，

匚盃及盖内铭文是西周邦交礼节和严格等级制度的重要见证。铭文中的匚就是这座墓室的主人。作为应侯家族的成员之一，匚是管理应国外交事务的专职官员——司使，属于下大夫品级。《礼仪·士相见礼》载“下大夫相见以雁”，正对应了匚的身份及其所用器物的造型。

“匚盃器盖内铭文所描述的就是一部中国早期的外交史。”娄金山说，从铭文中可以得知，周穆王某年四月戊申这一天，应国使者匚完成对青(邢)国的觐聘使命，到了青国近郊的馆舍——氏地，即将归国。青国国君青公派专门管理外交事务的司使，把牝鹿贲一束、蔽膝两件、红铜十五斤赠送给匚。匚感谢青公的馈赠，做成这件铜盃以示纪念，用于庙堂祭祀。

“铭文字体美观清秀，笔画粗细匀称，行距整齐，十分珍贵。”

“应国、胙国、邢国同为姬姓国，彼此之间有着非常亲近的血缘关系，所以往来更为密切。”巩锴说，匚盃和柞伯簋的出土都证实了这一点。周代社会是宗法分封下的等级社会，国家政策权力运转强调了等级名分、上下尊卑，强调血缘上的“尊尊亲亲”。这三个国家血统纯正，和周天子关系密切，相互之间亦往来频繁，也都有着为周王室镇守疆土的重任。



盃身上的精美纹饰



匚盃

“铭文字体秀丽而又不显孱弱，布局紧凑却不拘谨，当为商周时期的书法珍品。”柞伯簋铭文记载中，竞射队员入场、陈列奖品、周王致命辞、比射、颁奖与赏赐，和今天的体育赛事程序已非常相似。“这也是关于我国西周早期体育比赛活动的最真实文献记录，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。”娄金山说。

柞伯在大射礼中表现上佳，十次举弓，十发十获。周王奖励他十块红铜作为奖品。柞伯遂用铜铸成柞伯簋以示纪念，并用以祭祀祖父周公。对柞伯而言，这件记录着他无上荣光的簋显然意义重大，十分珍贵，不会轻易赠送他人。但是，这件簋却埋葬在应国一位贵族的墓地中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

“应国和胙国同为姬姓诸侯国。两国的始封君是同一个祖父，两人是堂兄弟，有非